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一月普現一切水者如青霄一月普現江河池
沼滄海谿潭等凡有水處悉皆現月也一切水
月一月攝者衆水所現唯天上一月爾華嚴一
月三舟譬喻經云譬如停舟今於月影舟從東
去一月往東舟從西去一月往西舟從南去一
月往南舟從北去一月往北常住之舟見月不
動如是四維十方盡皆見月所以云並安千器
千月一同一道澄江一月孤影乃至淨水穢水
清水濁水甘甜苦澁鹹淡等水如是於中一時

普現經云我成道時見一切衆生盡皆成道傳
曰諸佛清涼月常遊畢竟空衆生心垢淨喜提
影現中信斯言也

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

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諱真諸佛心內衆生心心
作佛故云諸佛法身入我性我身同共如來合
也良由諸佛親證法身也衆生本具法身也荆
谿云衆生理具諸佛成成之與具莫不性等故
云我性同共如來合也故寒山云嘗聞釋迦佛
親授然燈記然燈與釋迦祇論前後智前後體

無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即
其謂也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

上文自一切圓通一切性言無礙之性也一法
遍含一切法言無礙之法也一月普現一切水
言無礙之喻也今言一地具足一切地言無礙
之功德也所言地者地以能生為義即初地具
足十地功德故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也言非色
非心非行業者既一地具足十地功德其功不
可思議則色心行業不可測度也非色者非空

礙之色也。非心者。非覺知之心也。非行者。非遷
流造作之行也。非業者。非所作之業也。今為顯
其法性。所以拈情。故下文以明妙用也。
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

一彈指頃成就八萬法門。一刹那間能滅三祇
劫罪也。一念嗔心起。八萬障門開。今既悟入無
生之理。八萬四千煩惱轉成八萬四千清淨解
脫法門。即超三大阿僧祇劫。此脩行功力也。故
楞嚴經云。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斯言信矣。所言三祇劫者。即三阿僧祇劫也。自

古釋迦至尸棄。如來為一劫。尸棄至然燈。如來
為一劫。然燈至毘婆尸。如來為一劫。故云三祇
劫也。此事且止。祇如禪月云。禪客相迎。祇彈指。
此心能有幾人知。如或未知落處。阿誰敢稱禪
客。

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

一切名言法相。菩提涅槃。真如解脫。非有非無。
非凡非聖。頭數法門。無有窮盡。實非究竟。故云
一切數句非數句也。故藥山初參石頭。便問三
乘十二。今教某甲粗六。研窮嘗聞南方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特來禮拜。伏望和尚慈悲開示。師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薦得這個因緣，許你出荆棘林，具衲僧眼。故云：與吾靈覺何交涉也。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勿涯岸。

毀譽不動者，唯見性之人，方能解脫也。未了之人，於一切順境，聞贊譽之言，既心生歡喜；於一切逆境，聞毀辱之言，即心生忿怒。皆不了語言性空也。達法之士，了毀譽之言，皆不可得。與法體相應，猶如虛空，勿有涯岸。故云：不可毀，不可

讚。體若虛空，勿涯岸也。

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

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即是不離當處常湛然也。謂此靈覺之性，不離十二時中見聞覺知。若離見聞覺知之外，別求覺性，則無有是處。祖師云：將心覓心，豈非大錯。敢問諸人：阿，那个是當處？若向這裏覷得破，故云：與十方諸佛同共受用，等無有異。如或不然，盡是埋沒家寶，孤負已靈。隨行數墨，謾自推求。古德云：辟如騎牛討牛，無有是處。故云：覓即知君不可見。

思之思之
鬼神通之

也
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

靈光洞達無所不徧諸佛悟之而不曾得衆生
迷之而未曾失傳曰譬如有人怖空而走雖則
而走且步步不離於空於彼求空了不可得故
云取不得捨不得也不可得中祇麼得者此之
宗旨當於聞思修體究而自得之經云佛告沙
門汝處于家昔為何事對曰亦常彈琴佛言絃
緩如何對曰不鳴矣絃急如何對曰其聲絕矣
急緩得中如何對曰清音普矣佛言沙門學道

亦然心若調適道若得矣故曰不可得中祇麼
得也若是明眼衲僧應不錯舉也

默時說說時默

默時說者即是默時常說也僧問投子如何是
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且道說个什麼是知
默時常說說時常默也如世尊說法一切經首
皆有妙旨人罕知之如金剛經云爾時世尊食
時着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
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
坐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

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
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屬諸菩薩。又圓覺經云。
一時婆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
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衆生清淨覺地。身心寂
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乃至於不二
境現諸淨土。如楞嚴經云。即時如來。敷座宴安。
為諸會中宣揚深奧法。筵清衆。得未曾有。迦陵
仙音。徧十方界。故知默常說也。說而默者。一大
藏教金口所宣。未曾道着一字。經云。始從成道
夜。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且道

畢竟是有說無說耶。所以天衣云。若言有說。謗
如來。若謂不談邪見在。若向這裏。覷得破。方可
稱唱宗風。提綱祖令也。

大施門開無擁塞

諸佛出世說法。普令一切衆生成佛。為大施主。
度脫有情。故云大施門開也。乃至西竺諸祖。各
各說法。利樂有情。已至唐土。諸祖天下。老宿巧
便。施設種種法門。所以雪峯。鞞毘。石鞏。架箭。天
皇。糊餅。國師。水椀。雲門。三句。洞下。五位。靈雲。見
桃花。法眼。透聲。色首山。新婦。道吾。樂神。瀉山水。

拈汾陽師子百丈捲席俱胝一指皆諸善知識
大施門開也古德云盡十方世界是箇解脫門
把手拽不入有何擁塞耶故云大施門開無擁
塞也

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

若或有人問我解何宗旨報道摩訶般若力也
梵語摩訶此云大多勝即多含不翻也梵語般
若此云智慧即生善不翻也言摩訶般若者信
解則位齊諸祖受持則福蓋人天故傳曰故知
般若。是善惡徑之導師迷暗室之明炬生死海

之智械煩惱病之良醫破邪山之。大風敵魔軍
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警昏識之迅雷扶愚盲
之金篦沃渴愛之甘露截疑網之慧劍給孤乏
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故云摩訶般若
力也

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

般若之力既得現前以大悲心入塵垂手接物
利生縱橫應用種種施為皆為佛事譬如耆婆
攬草信手拈來皆為妙藥故經云得念失念無
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

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嬉怒癡。俱是梵行。故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也。吾早曾經多劫。脩不是等閑相誑惑。

永嘉自云。我今於法受用。得其自在。莫非宿有般若種性。豈是等閑之事。嘗試論之。曰。佛道長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今永嘉纔往曹谿。便悟般若。便能說法利人。耶。假饒有人。致難問我。我即報言。吾非今生一世所修。乃至非三四五劫。脩習般若。故云。多劫修也。既是多劫脩習。非是

等閑。以言欺誑。惑亂汝等。故云。非是等閑相誑惑也。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谿是。

諸佛出世。以致天下老和尚出世。皆是建大法幢。豈立宗旨也。明明佛勅曹谿。是者。祖師從西土至此。道傳至六祖。其所建立。已成法席矣。非獨諸佛冥加。宿受記別。而弘大事。乃從我佛釋迦如來親傳心印。至於曹谿。故云。明明佛勅曹谿。是也。所言法幢者。幢以建立為義也。故知建立法幢。實非小緣。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皆

為此也無量菩薩帶果行因亦為此也諸二乘
人內藏菩薩行外現是聲聞亦為此也以至梵
王前引帝釋後隨亦為此也諸經皆以一法為
主衆法為伴遍相建立也故下文明西竺此土
建立法幢之義也

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

始自世尊靈山會上以青蓮目瞬視迦葉微笑
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是最傳法故
云首傳燈也二十八代西天記者初祖迦葉傳
二祖阿難阿難傳三祖商那和脩脩傳四祖優

波鞠多多傳五祖提多迦迦傳六祖彌遮迦迦
傳七祖婆須密密傳八祖佛陀難提提傳九祖
伏馱密多多傳十祖脇尊者脇傳十一祖富那
夜奢奢傳十二祖馬鳴大士馬鳴傳十三祖迦
毗摩羅羅傳十四祖龍樹樹傳十五祖迦那提
婆婆傳十六祖羅睺羅多多傳十七祖僧伽難
提提傳十八祖迦耶舍多多傳十九祖鳩摩羅
多多傳二十祖奢夜多多傳二十一祖婆修盤
頭頭傳二十二祖摩拏羅羅傳二十三祖鶴勒
勤傳二十四祖師子子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多傳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多傳二十七祖般若
多羅。羅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故云二十八代
西天記也。

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為初祖。

梵語菩提達磨。此云覺法。西竺為二十八祖。此
土為初祖。祖本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太子也。
遇二十七祖。知其密跡。發明心要。乃記之曰。未
可遠遊。且止南天竺國。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
往震旦。大興佛事。汝至南方。勿位。彼唯好有為
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雷聽吾偈。

曰。路逢跨水筏。逢羊獨自悽悽。暗渡江日下。可
憐雙象馬。三株嫩桂久昌昌。師在本國以知見
力。破彼六宗異。見法師令其舍小歸大。一有相
宗。二無相宗。三定慧宗。四戒行宗。五無得宗。六
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爭榮。徒衆甚
盛。大師乃喟然嘆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
支離繁盛。而今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一一
詰其宗旨。各自知無所歸。然後返本悟入。大師
學談三藏。尤專定業。非不知也。師自南天竺。泛
海。經涉三年。時普通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廣

州刺史蕭昂表聞武帝詔迎至金陵帝問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帝不領悟師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後魏孝明帝大和十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測之即禪宗初祖也

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

大師既少室九年未有知音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嘆曰孔老之教禮述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師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達明積雪過膝師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

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師曰諸佛無
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
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動苦光聞師
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師前知是法器
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
求亦可在遂易名曰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
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
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
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竟既從此悟人即為二
祖也所云六代傳衣者二祖既得法於初祖皆

以衣孟相傳初祖自西竺傳衣東土以表其信
至曹谿六祖其道已行更不傳衣唯傳法也達
磨傳可傳燦燦傳信信傳忍忍傳能能乃曹
谿六祖大師也其道盛行於世謂之六代傳衣
天下聞也自後得道者不可勝數故云成佛作
祖者匝地普天學禪學道者如麻似粟故云後
人得道何窮數也

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

真既不立妄亦本空良由真妄本無自性因真
立妄因妄立真古德云單真不立獨妄難成也

有無雙遣者。有無亦相待而立。今既雙遣。不空亦空也。故云。有無雙遣。不空空也。此之數句。大師欲顯其法。故雙拈真妄。有無之情。爾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

二十空門者。如來破二十種執有之見。因成二十空名。故大般若經云。所謂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雖有二十空名。其體即一法也。今明法性之理。不

同二十之空。故云。元不著也。一性如來體自同者。迥出外道六十二種異見。即與般若涅槃妙心冥合。故云。體自同也。

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

心是根者。根以能生為義。良由此心能生一切善不善法。故名根也。法是塵者。法雖能執持萬物。猶如妙藥。病若愈時。藥亦無用。故法是塵也。此之二法。皆空礙。使人心光不能透漏。如鏡上之痕也。所以云。六根塵觀對。醫障心光。返本明心。良由此也。

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

痕垢若盡。心法雙忘。自然心光透脫。明見佛性也。古德云。一翳在眼。空花遍界。一妄在心。河沙生滅。翳消花盡。妄滅證真。病瘥藥除。冰消水在。靈丹一課。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為聖。故云性即真也。

嗟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

嗟。即嘆辭也。世尊出世。轉大法輪。利益有情。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大師出世。正當像法。早嗟嘆如此。即今則可知矣。故云。嗟。

末法惡時世。衆生薄福難調制也。故知末法弘道。不明大旨。各守門庭。互相堅執。盡為法病。故下文可見。

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

去聖遙遠。邪見轉深。於正法中。返生怨害。是以達磨西來。擊齒服毒。聖師尚爾。何況人師耶。諸佛出世。莫不興慈運悲。接物利生。魔強法弱。而聖心不知恩德。況今天下。昇平日久。國王大臣。受佛付屬。弘護三寶。諸方法席。興盛出家之士。當起難遇之心。參尋知識。決擇死生。以求出離。

報答四恩。即其宜矣。然而其中有雖學佛法。不知有教外別傳者。亦有之也。有身居貴位。忘宿世所脩。而於佛法為其障礙者。亦有之也。有雖傳持佛法。各以宗派不同。互相攻擊者。亦有之也。此皆為法門魔事。盡非通人。若是本今當人。必不如是。故圭峯云。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在函矢。而遷變法。逐人我為高低。致使是非分拏。莫能辯析。故云。魔強法弱。多冤害也。

聞說如來頊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

如來唯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世有魔王。雖與佛同時。而不信有圓頊法門。聞佛所說。悉皆毀謗。恨不滅除。令瓦碎也。世人有無大乘根性。亦不信有悟入法門。而於釋門身。雖出家。尚自不信。故有之也。古德云。不可向翳目人前說空中無花。不可向狂病人前說。面前無鬼。空費語言。應不信受。直須目淨心安。當自知矣。作在心。殃在身。不須冤訴更尤人。

世人所造無量無邊之罪業。皆妄心所作。故云。

作在心也。所感無量苦果。地獄畜生。餓鬼種種等形。受種種苦。古德云。負鞍銜鐵。為誰來。昔時祇為行心錯。故云。殃在身也。皆是自作自受。非它人所致。故云。不須冤訴。更尤人也。世間之苦。乃止一世。地獄之苦。無有窮盡。劔樹刀山。種種不可說苦。此方受盡。世界壞時。更移他方。地獄受罪報盡。更生畜生。驢馬。皆非別人。唯自作自受也。

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謗法之罪。非小過也。毀般若罪業。皆落地獄。亦

非輕計地獄。皆無間地獄。即極重獄也。時數久遠。皆論劫數。謗法之報。非一具。如藏經所載。或為九頭龜。或患白癩疾等。良由十方諸佛出世。悉皆贊嘆一乘妙法。十方諸佛。由證法故。得成無上正等菩提。今却返謗其罪。宜矣。故云。莫謗如來正法輪也。

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師子住。

栴檀林。謂一真妙境。無雜樹者。無小機權位之雜也。鬱密森沉者。鬱密即繁茂之貌也。森沉。即幽邃之貌也。師子住者。以喻法性之境。唯大乘

菩薩所住。人天小機。即不能知。故知無上般若。唯接上根上士。中下之機。卒難悟入。故云。栴檀林無雜樹。鬱密森沉。師子住也。境靜林閑。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

無為大道。唯大乘菩薩履踐。諸小乘人與諸權位行人。不能措足。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走獸飛禽。喻人天二乘小機也。是法華五千退席。不任此事。一真妙境。唯上士所遊。中下之流。卒難棲寓。故云。境靜林閑。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也。師子見眾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

所言師子見者。喻菩薩初發心時。便能成等正覺也。超過聲聞緣覺諸小乘眾。故云。眾隨後也。三歲。即表見性之人。圓脩三法也。智者云。空也者。泯一切法也。假也者。立一切法也。中也者。妙一切法也。空。不定空。空處當體。即空即假。不定假。假處當體。即假即中。中。不定中。中處當體。即空即假。此之三法。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一處常三。三處常一。所以云。三諦三觀。三非三。三一。三無所寄。諦觀名別。體復同。是故能所二非二也。悟入之士。圓證三法。所說法門。皆中道實。

相。故云。三歲便能大哮吼也。

若是野狂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

野狂喻凡夫二乘也。師子喻大乘菩薩也。菩薩之人。深悟法性。初發心。便成正覺。所說法門。悉皆稱性也。二乘凡夫諸權位人。不能明見佛性之者。所說不明究竟實相之理。猶如百年妖怪虛開口。終無所益也。故云。百年妖怪虛開口也。

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

圓。謂圓滿。頓。非漸次也。教者。效也。聖人備下之。

言。詮理化物為義也。圓頓之教。不假漸次。迨入佛境。傳曰。譬如太子具王義之德。迦陵迦眾鳥之音也。勿人情者。勿猶眾也。一切眾生。若有疑情。不決。直須明了。此非世間之學。為生死事大。寔非容易。故下文。明其因果也。

不是山僧逞人我。脩行恐落斷常院。

此是永嘉自謂也。豈是山僧馳逞人我之心。切恐未來之際。一切眾生。於法門中。發心脩行。錯悞。用心。隨落斷常二見。此之二見。能陷人。故名之為院。如世坑塹也。西天有九十六種外道。不

出此見。故法華經云。若有若無等。依止此諸見。具足六十二。即其義也。

非不非。是不是。若之毫釐失千里。

非不非。是不是者。乃明是非之相。今明不可錯亂也。非豈不是非。乃真非也。是豈不是是。乃真是也。雖則是非無至。不可顛預佛性。能侗真如也。若之毫釐失千里者。毛中長者曰毫。釐者十釐為一毫。若若之毫釐之間。則失之千里萬里。故下文深明是非之相也。

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

龍女善星者。明顯是非之相也。昔日香山。有一龍女。獻佛寶珠。世尊受之。而為說法。悟無生忍。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正覺。號華嚴如來也。非則善星生陷墜者。昔有此丘。名曰善星。念得十八香象。駝經生身。活陷地獄。謂不見佛性。說法返成謗。故則有所警策也。吾蚤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

今欲明無相之功。先明有相之理。大師少時。歷諸講肆。聽集天台智者。教觀深於經論。積學博問也。先德云。五夏已前。精研律部。次明論經。然

後參尋知識。決擇生死。乃入道之叙也。非宿有乘種。願力罕能全此。從上諸聖。莫不皆然。達磨祖師。學該三藏。尤專定業。非不知也。後之學者。不能及此。返為謗說。深不可也。譬如筌蹄在獲。魚兔既獲。魚兔筌蹄可忘。下文可見。

今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筭沙徒自困。

經論之學。豈有過失。乃我佛如來金口所說。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況得見。故知教不迷人。人自迷教也。古德云。看經須具看經眼。眼若不明。返為名相所眩。不窮心地。一向多

聞。所以云。縱多學也。成貪。那個回頭。解自慚。於辨枉作他鄉客。本今門風。不荷擔。辟若入海筭沙。徒自困爾。

却被如來苦訶責。數它珍寶有何益。

如來訶責多聞之士。雖則多聞。不獲脩證。經云。如人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也。既非已寶。數至終日。雖知數量。不得受用於己。有何益也。所以云。辟如終朝說藥。而自困於沉痾。有若長年問程。而不動於跬步。得魚忘筌者。罕遇其士。執指為月者。寔繁其徒。即其義也。

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

從來者從無始來也。蹭蹬者行不進之貌也。虛行者未有地頭而虛行也。從無始已來以至今日。經生死險道。徒自困疲於涅槃路上。未曾踏實。故曰覺虛行也。多年枉作風塵客者。譬如世人。飄蓬南北千里萬里。家鄉轉遠。枉作風塵之客也。古德云。門前無限路。誰是到家人。

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

謂不歸依三寶之人。西竺九十六種外道。依附邪師。生諸邪見。故云錯知解也。不達如來心地。

法門。故知於無量劫。受無量生死。皆因邪師說法也。不遇圓頓大乘菩薩所說。故論云。寧受地獄苦。得聞諸佛名。不受無量樂。而不聞佛名。以經於往昔無量劫。受舌流轉生死中。不聞佛名。故不聞佛名者。皆愚邪師故也。

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

二乘之人。精進脩行。斷三界見思。七返人天。所歷脩得法門。非不精進也。飲癡滅酒。卧涅槃牀。不起大悲心。脩利它行。接物利生。是無道心也。外道聰明。無智慧者。西竺外道。極有聰明之士。

念得四圍陀典籍不明佛性。故寒山云。世有多
解人。愚癡學用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惡因。見
佛不解禮。見僧倍生嗔。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為
隣。死去入地獄。未有出頭晨。今古聰明之士。為
世智所使。不信般若。亦有之也。古德云。李白李
斯文占絕。二人不遇空王說。幾多空負聰明心。
到底生死打不徹。先聖慈悲如此。

亦愚癡亦小駮。空拳指上生實解。
大人無智曰愚。小兒無知曰駮。空拳指上生實
解者。愚人小兒。於空拳指上妄為實有。如以黃

葉為錢。以為真實。如來大師說一大藏教文。以
大悲心。於無作妙智。隨緣教化。或說有法。或
說空。或說頓漸。或說偏圓。或說不定。以種種名
相。隨類而各得解也。諸小根器。隨語自生執著。
不見佛性。猶如空拳指上生實解也。下文重與
喻出。

執指為月。枉施工。根境法中虛捏怪。

若迷指為月。非獨迷月。亦乃迷指。以認指為月
故也。經云。脩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
所標畢竟非月。是故學道之人。亦復如是。若以

教為佛性。非獨迷其佛性。亦乃迷教。以教為佛性。故則是枉施其功行也。是知中下根性。若無大乘般若之種性。不能入佛知見。其所為患者。在於根境。識二十八界法。故云。根境法中。虛捏怪也。

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

此一句。乃永嘉大師畫拽倒門前。祇欠擡足入來也。昔有宿德。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自喜之。常留意體究。以至行住坐卧。語默作做。舉動施為。拈起放著。無不體究。都無

所得。至仲春之月。忽一日。凭欄閒坐。聞樹上鶯聲。瞥然悟入。省前因緣。續前頌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暖百花紅。鷓鴣啼柳上。以此觀今古。尊宿說話。洞曉其旨。求師印可。凡所應用。無有罣礙。所謂方得名為觀自在也。

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宿債。

了達罪福性。空無有罣礙。若人發心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況罪福之相耶。所以肇師云。五陰身非有四大。本來空。將頭臨白刃。一似斬春風。即業障本來空也。若不了悟。執法不忘因果。

之法。如形與影。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故云未了。應須還夙債也。饑逢玉饌。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

四十九年開方便門。示真實相。所說種種法門。大悲願力。接引衆生。衆生自是不能悟入。譬如世間飢餓之人。遇王者之饌。食前方丈。水陸畢備。種種美味。所見之。即生怖畏之心。而不敢食。又如久病之人。忽見盧醫扁鵲。醫王必生疑惑。猶豫而於妙藥不能服。食則知病不可瘥也。在欲行禪。知見力大。中生蓮終不壞。

欲界而行禪。那清淨者。以其有般若知見之力也。僧問古德。欲界無禪。大德云。何言有禪。定古德云。闍黎。祇知欲界無禪。自不知禪界無欲。欲知三界皆因一心。所有經云。滅三毒。出三界。破魔網也。今文言知見力者。心既明。見佛性。即一切處皆為佛事。何言至欲界。故云知見力。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于今在

過去久遠。有一比丘。名勇施。忽於如來禁戒。有所闕犯。既犯四重根本之罪。欲自清淨。即將三衣。挂在錫上。高聲唱言。我犯重罪。誰為我懺。如

是唱言至一精舍。遇一尊者名曰鼻鞠多羅。云
推罪性了不可得。勇施比丘。豁然大悟。十號具
足。即往東方世界。成等正覺。號曰寶月如來。已
至于今。故曰。蚤時成佛。于今在
師子吼。無畏說。深嘆懵懂頑皮。鞞
諸佛說法。圓頓大乘。自在無畏。猶如師子吼時。
無畏自在也。故云無畏說也。深嘆者。深嘆之辭
也。懵懂者。非聰慧也。頑皮。鞞者。即牛領極厚
皮也。此喻小乘鈍根。聞於大法。不能悟故。教其
歎傷之辭。

祇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祕訣。

祇知犯前四種重罪障。於無上涅槃妙心。不能
了罪性空故也。然則生死界中。不能出離者。以
皆因媯殺以為根本。沉淪無極。若有大乘種性。
雖遇前境。發菩提心。返妄歸真。即能入道。如善
財。參見婆須蜜女。告善財言。我得菩薩解脫。名
離貪欲際。隨其世樂。而現其身。若有衆生。暫見
於我。暫與我語。暫執我手。則離貪欲。得遍往一
切佛刹。三昧。又如善財。參見無厭足王。無量猛
卒。執持器仗。無量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

斷其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耶。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間苦惱。終亦一念與一蚊一蟻。而作苦事。況復人耶。故知若有種性。所遇前境。即能返本。今此二乘。與諸小機。滯於持犯諸律儀事。專於事法。乃不見罪福性空。明見佛性。是不見如來開祕訣也。故下文特舉媿殺之相。以明前事。

有二比丘犯媿殺。波離螢光增罪結。

犯媿殺者。皆根本重罪也。螢光者。小乘。波離。

光。不能破闇也。昔有二比丘。山中結庵。脩行。堅持淨戒。無有闕犯。一日。一比丘出。一比丘在菴中禪定。忽坐睡。因時睡著。為一樵女偷犯淨戒。乃內心不悅。至同菴僧歸。具說上事。其僧怒。即趣樵女。驚怕。墮入深坑而死。比丘轉加煩惱。一人無心犯媿。一人無心犯殺。此二比丘皆無心犯也。共住大德。優波離尊者。處求乞懺悔。尊者以小乘結罪。時二比丘心疑不決。轉生疑惑。即往維摩居士處懺悔。因陳上事。維摩訶云。不善觀機說法。此二比丘。又脩大乘。何得將大海。比於

牛跡波離小乘。猶如螢火。不能破闇。故云波離
螢光增罪結也。

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消霜雪。

優波離尊者專以小乘事法懺罪。不可懺也。今
維摩大士而以理說性空無相法門。窮罪性了
不可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內外。前際不
去。後際不來。中際不住。三際推求了不可得。時
二比丘忽然頓悟了罪性空。寂心得快然。往無
生忍。經云。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
露。慧日能消除。故云。猶如赫日銷霜雪也。

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

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議。口欲談而
辭喪。心欲思而慮忘。經云。假使滿世間。皆如舍
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到此須有悟心。
方明解脫一乘圓頓法門也。既證此法。即妙用
恒沙之數。亦無盡也。故云。妙用恒沙也。無極也。
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

達法之人。堪受人天廣大供養也。出家之身。
雖出家。心不染道。於諸經論。盡言全闕。應供。古
德云。道德不脩。衣食斯費。即其謂也。所言四事。

者。一衣服。二卧具。三飲食。四醫藥也。此之四事於諸教中。皆須起慚愧之心。堪受用之。今此道人。豈止四事而已。假使萬兩黃金。亦可消得也。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粉骨者。如常啼菩薩於香城學般若時也。既得法已。自恨無物供養世尊。忽遇城中豪富長者。不安。欲人骨髓合藥。即時敲骨出髓。賣與長者。所得資金。其所有買種種香花供養於佛。其志誠則可知矣。碎身者。如釋迦因中捨全身求半偈也。我念過去作婆羅門。在雪山中脩菩薩行。

無佛出世。亦無經法。時天帝釋現可怖相而親試驗之。為羅刹形。而現於前。既說半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菩薩聞偈。心生歡喜。即從坐起。顧視四方。寂無所見。唯見羅刹。即問聖者。從何得。是半偈。此半偈者。乃是三世諸佛證道之法。羅刹答言。我不食來。已經七日。心課言。爾時菩薩復語聖者。若為我足。此偈者。我當終身為汝弟子。羅刹答言。飢逼實不能說。菩薩復語聖者。所食何物。我所食者。唯食煖肉。我所飲者。唯飲新血。菩薩又語聖者。若能為我。說是勝偈。我當捨。

全身供養聖者是時羅刹即說偈言。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菩薩聞已。即於道樹石壁書此偈竟。便上高樹。投身而下。下未至地。羅刹復帝釋形。於空接住。致於平地。懺悔贊歎。以是因緣。超十
二劫。在彌勒前。成無上道。故云。一句了然超百
億。

法中王最高勝恒沙如來同共證

王中法王位過百王之上。故云法中王也。高超
三界。獨步大方。故云最高勝也。乃至過去未來
現在無量諸佛。盡證此也。無量法聚。一切義門。

不出於此。經云。唯佛與佛乃能知之。唯佛者。唯
釋迦化主也。與佛者。與十方諸佛也。故云非唯
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乃至十方諸佛。同證此法。
故云恒沙如來同共證也。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

唯此心法。如世間如意寶珠。具諸功用。無有窮
盡也。四祖謂牛頭融禪師云。百千妙門。同歸方
寸。河沙功德。總在心源。一切定門。一切慧門。一
切行門。悉皆具足。神通妙用。並在你心。煩惱業
障。本來空寂。一切果報。本來自有。無三界可出。

無善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
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欠少。與佛無
殊。更無別法。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停心。
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
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卧。觸目遇緣。皆是佛之
妙用。故云信受之者。皆相應也。

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
真如界內。無生佛之假名。平等性中。無自它之
形相。即無物。無人。無佛也。故般若經云。善現。空
空清淨。故色清淨。色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何

以故。若空空清淨。若色色清淨。若一切智智清
淨。無二無二。今無別無斷。故云了了見無一
物。亦無人。亦無佛也。

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

三千大千世界。在覺性之中。猶如水上漚。尔
豈止大千沙界為水上漚。盡十方虛空。在覺
性之中。猶如水上漚。尔如觀世音菩薩所證
圓通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
知覺乃衆生。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故云大
千沙界海中漚也。一切聖賢如電拂者。猶如電

光石火瞥爾無蹤。卒難摸捺。故般若經云。內空清淨。故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為緣。所生諸受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故云一切聖賢如電拂也。

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

假使鐵輪頂上旋者。傳曰。二十八住菩薩所修行力。有一魔王謂菩薩言。汝當見退。汝若不退。我當飛契鐵輪。旋汝頂上。碎汝。種猶如微塵。爾時菩薩以定慧圓明不思議力。故不失其位。時諸魔衆。返自退失。菩薩定慧而愈增明。故曰。

定慧圓明終不失矣。

日可冷。月可契。衆魔不能壞真說。

日性本契。寧可說冷。月性本冷。寧可說契。固知衆魔不可壞其真說也。如來說法。魔宮振動。邪黨歸依。豈能毀壞。聖言邪所云。日可冷。月可令契者。大涅槃經云。時阿菟樓駄。白世尊言。月可令契。日可令冷。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今永嘉用此以明衆魔不能毀壞。般若真說。

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螳螂能拒轍。

菩薩所弘通。大乘法門。衆魔不能為其障礙。譬

若象駕淨噪而進。豈蟾螂小蟲而可拒其車轍耶。昔齊莊公出獵。有蟾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者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是蟾螂也。莊公曰。而以至微之力而拒大車。不量其力也。今永嘉畧涉世緣。以證出世聖法。使之易曉。而今法流沙界。教滿龍宮。時諸小聖魔衆。豈能為障為礙。故曰。誰見蟾螂能拒轍也。

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

大乘菩薩所歷境界。功德殊勝。非人天所知。二乘所涉法門。優劣不同。欲其易明。即以此世間象

莫將管見誇蒼蒼。未了吾今為吾訣。

永嘉真覺大師證道歌終





